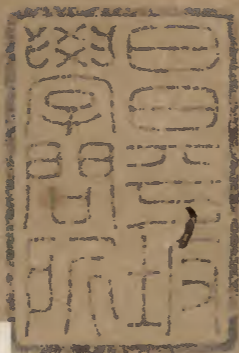


杜詩註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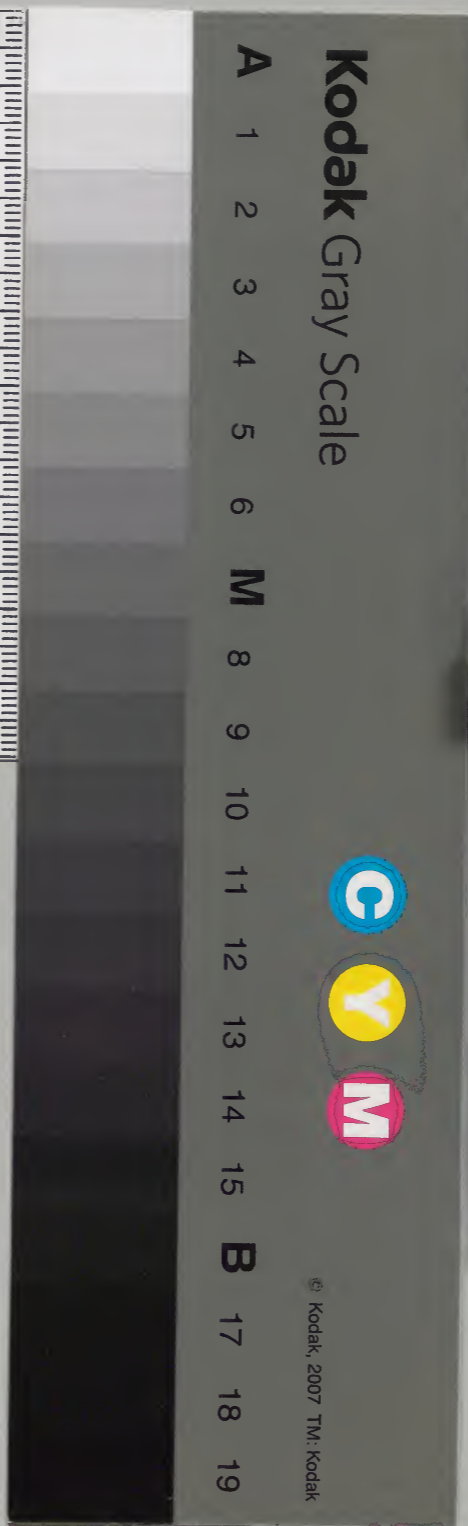
三言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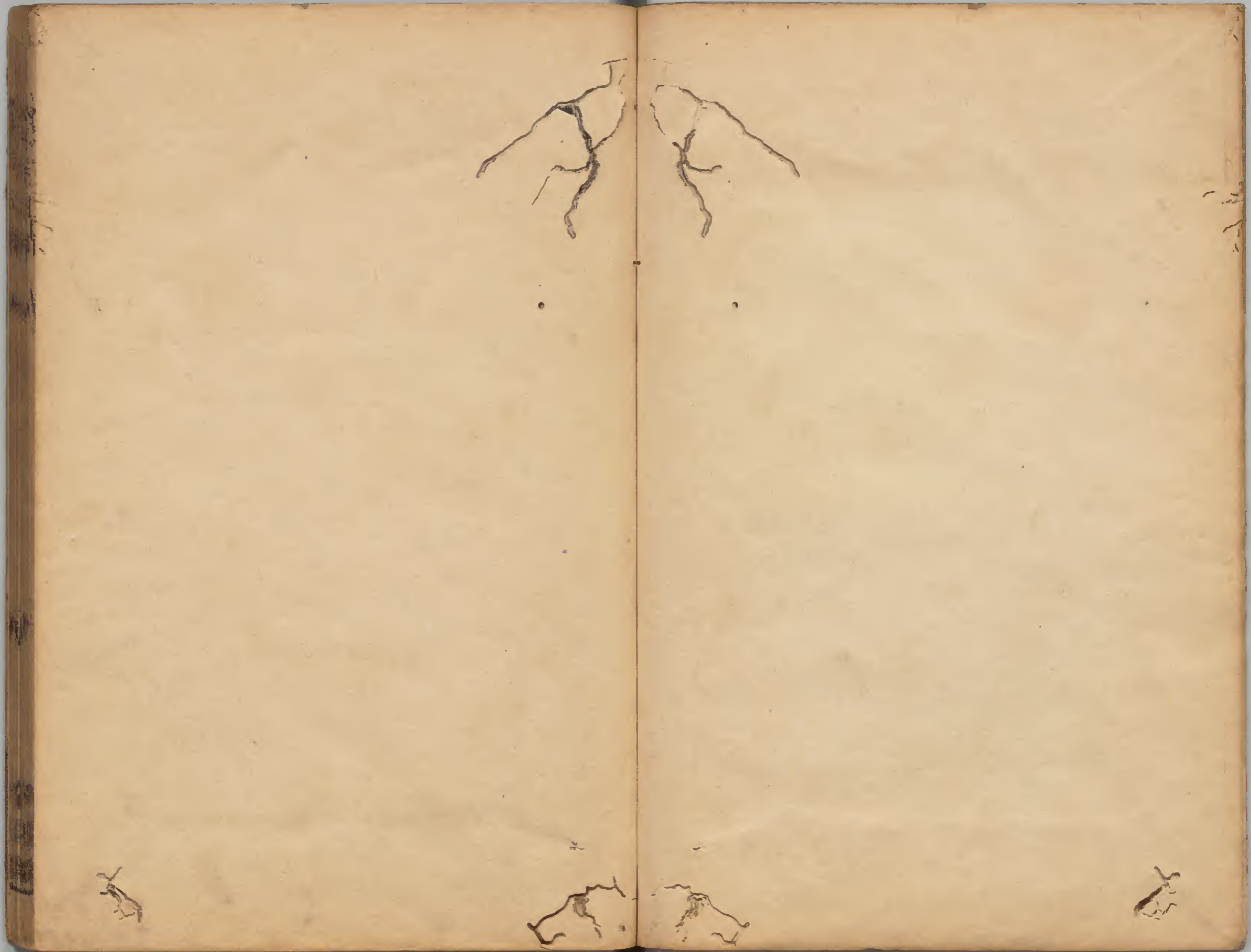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一	七	三	一
八	二	四	二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一	漢	
二	一	書	
函	三		
一	八		
六	二		
架	冊	號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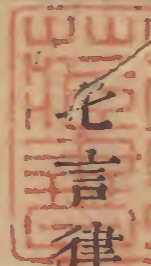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132
冊數	18(4)	
函號	312	1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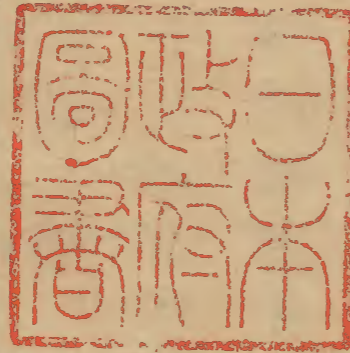




碎疆園杜詩註解



七言律卷之三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

肅宗寶應元年代宗即位嚴武自成都召還為二

聖山陵橋道使封鄭國公遷黃門侍郎廣德二年

復命節度東西川此詩自閩州歸成都作

觀陽李贊元望石甫闕

梁溪顧宸修遠甫著

同里黃家舒漢臣甫評

得歸茅屋赴成都真爲文翁再剖符但使閭閻還揖讓
敢論松竹久荒蕪魚知丙穴由來美酒憶聊筒不用沽
五馬舊曾諳小徑幾回書札待潛夫

題是將赴成都草堂五首俱說草堂之事舊註雜出
止緣不解題意耳
此是途中先寄通首皆預擬之詞故以得歸茅屋四
字總起曰得歸志喜也曰真爲喜武果已再鎮也漢
文帝紀符以代古之珪璋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
與之

師古曰閭里門也閭里中門也但使閭閻還揖讓舊
註俱云嚴公再鎮風俗還醇甚謬此專指草堂而言
公去草堂未久彼中間閻與公素敦隣好公來意其
必還相揖讓也末首云歸來已恐隣人非正是此意
陶淵明歸去來辭田園將蕪胡不歸又云三逕就荒
松菊猶存但使閭閻還揖讓雖松竹荒蕪亦不敢論
也二句語氣一直下
蜀都賦嘉魚出于丙穴輿地圖記興州有丙山山有
穴其口向丙因名丙穴每春三月上旬有魚長七八



寸或二三寸從穴出躍名為嘉魚西陽雜俎云丙穴
 魚食乳水食之令人肥健悅澤其實蜀之丙穴蓋不
 一也成都記成都府西五十里因水標名曰郫縣以
 竹筒盛美酒號曰郫筒包以藕絲蔽以蕉葉信宿馨
 香達于竹外不用沽言嚴公行厨携酒不須公沽也
 漢制太守駟馬朝臣出使為太守增一馬為五馬嚴
 公舊嘗至草堂故云曾諸小逕幾回書札謂嚴公屢
 以書札相邀後漢王符隱居著書號潛夫論公以自
 况也

按公意本急欲赴草堂故先計其間閭之還揖讓與
 否再憶其松竹之荒蕪與否因思昔日嚴公供饌之
 美酒不用沽公詩所云竹裏行厨洗玉盤是也更思
 嚴公在駕相臨騶從甚盛所云花邊立馬簇金鞍是
 也曰幾回書札曰待潛夫便見嚴公殷勤吐屋之意
 所云非關使者徵求急自識將軍禮數寬是也上七
 句俱是途中追擬其欲赴之意幾不能自持使他人
 為之未免譏其躁且急而公一語作結云幾回書札
 待潛夫便將許多躁急心事都付與嚴公公之善于

自立地步如此此詩章法之妙諸註俱莫能解
處處清江帶白蘋故園猶得見殘春雪山斥候無兵馬
錦里逢迎有主人休怪兒童延俗客不教鵝鴨惱比隣
習池未覺風流盡况復荊州賞更新

爾雅萍之大者曰蘋季春始生清江白蘋先寫出殘
春二字故園指成都草堂遷徙無常竟以初客之地
等于故鄉矣所謂反望并州作故鄉也公計程而行
曰猶得見殘春望赴草堂之速如此
斥度候望也望烽燧以探消息也雪山西山也去年

冬吐蕃陷松維保三州西川節度高適不能救故命
武代適此亦祈望之詞謂武再鎮應使西山寇盜盡
息無復有兵馬之擾也且能從容靜鎮又不失錦里
逢迎之樂此因先寄武而預祝之諸註謂指武平吐
蕃按鹽川城而言此是冬月事
休怪兒童延俗客昔離草堂之事謂公既不在兒童
未免延俗客以居今歸亦勿以為怪也公詩一飯未
曾畱俗客是最憎者俗客也因乍歸故居併不以此
嗔兒童喜俗客去而公得仍居也公嘗遣弟檢校草

堂云鵝鴨宜長數正恐惱比隣也此言今歸草堂之事

山簡鎮荊州每醉習池武嘗訪公于草堂酣醉賦詩故以習池比草堂荊州比嚴公言嚴公不到草堂纔二年其流風餘韻未覺其盡况受再鎮之命而來賞又加新矣總是喜赴而預擬也

竹寒沙碧浣花溪橋刺藤梢只尺透過客逕須愁出入居人不自解東西書籤藥裏封蛛網野店山橋送馬蹄肯籍荒庭春草色先判一飲醉如泥

此首想像草堂之荒蕪堪與周公東山詩伊威在室蠨蛸在戶並讀公詩真得三百篇之遺者

竹繁不洗其寒陰映沙亦成碧色橋刺藤梢咫尺若迷合上句竹寒沙碧總寫浣花居久廢荒榛之狀過客徑須愁過此而不知出入故須愁也居人不自解日在迷之中併東西亦不曉也此正是咫尺迷指溪言當年名勝之地公去而荒蕪至此亦足見公平日洗剔剪薙溪水倍增色澤也書籤二句方指草堂公草堂詩傍架齊書帙看題檢

藥囊草堂所有惟二者而已。剩帙殘褰至今堪念。曰封蛛網猶堪拂拭也。野店山橋之馬蹄皆因訪公而來。所云豈有文章驚海內。漫勞車馬駐江干。因公不在使野店山橋日送馬蹄。惟有送而無迎也。下字之妙如此。結語點出荒庭。即承上聯。公詩章法暗遞。每如蛛絲鳥跡。細認始知。即如此。詩上四句指浣花溪下四句指草堂亦無人疏出也。庭雖荒而春草之深。翻可籍而醉。故有望于嚴公之

臨亦見庭荒而春色自在之意。後漢周澤字穉都為太常嘗臥病齋宮其妻鬪問所苦澤以妻干犯齋禁遂收詔獄謝罪時人為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裨官小說南海有蟲無骨名曰泥在冰中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塊泥然。竹寒藤橘溪之荒也。春草可藉庭之荒也。公預擬初至草堂尚不暇刪蕪蕪穢而嚴公必來故曰先判一飲先字言不能掃徑以迎。所云草茅無徑欲教鋤也。

亦見嚴公禮數之寬。惟以酣飲為樂。公詩云：軍令分明數舉杯。

常苦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湍。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生理祇憑黃閣老。衰顏欲付紫金丹。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間行路難。

藥欄江檻皆草堂中物。言昔料理草堂常恐沙崩致損藥欄也。曾設水檻以防之。蓋江水風則有湍湍來能致沙崩。沙崩必損藥欄也。落謂阻之使退。落向者日居其中猶苦沙崩風湍。何況久荒之餘不知江檻

藥欄猶無恙否也。

公水檻詩云：蒼江多風颺。又云：茅軒駕巨浪。焉得不低垂。可知風湍之甚。風湍遇江檻卽落。是湍從檻而落也。從字與落字照應。舊註增出從俗可嘆。按公于草堂嘗手植四松。詩云：霜骨不甚長。今欲其頓高也。斬竹詩云：今晨去千竿。必須多去而繁蕪始清也。公初至草堂。新松恨不能卽高。惡竹應須速斬。且一切不事生理。而以此為急務。公之高致可想見。故下接云：生理祇憑黃閣老。



黃閣老指嚴武國史補兩省相呼為閣老武肅宗至
 德間為給事中時公為左拾遺正聯兩省也藥證云
 紫金大丹若人服食化腸為筋變髓疑骨自然不死
 曰祇憑見公之不求人也曰欲付公殆將以藥襲老
 矣卜宅時已有遠慚勾漏令不得問丹砂之句至此
 而益決也
 自嚴公去後梓闔之間三年奔走止皮骨在耳人間
 行路之難于今信有之安得不思息身之地乎蓋自
 幸草堂之復歸也胡孝轅曰三年奔走二句承上衰

顏生下轉思到在前顛沛再三咨嘆有情
 考公草堂詩云賤子且奔走三年望東吳弧矢暗江
 海難為遊五湖不忍竟舍此復來雍榛蕪入門四松
 在步履萬竹疎則三年奔走又似將下荆南之事時
 公欲下荆南必思為五湖之遊因嚴公再鎮此遊不
 果想胸中亦未嘗忘也草堂詩作于既歸草堂之後
 此詩在未赴草堂之先或三年奔走公先自述懷乎
 抑與此詩句法偶同而意義各別耶解者參之
 錦官城西生事微烏皮几在還思歸昔去為憂亂兵入

今來已恐隣人非側身天地更懷古回首風塵甘息機
共說總戎雲鳥陣不妨遊子芟荷衣

此言城西草堂中生事甚微但畱烏皮几在而已
然猶不忍舍而思歸也烏皮几以烏皮裹几高士傳
晉宋明不仕杜門註黃老孫登惠烏羔皮裹几公寄
劉峽州四十韻有憑久烏皮綻之句則烏皮几公素
所憑故思之不能舍

黃鶴註公昔去成都因送嚴武入朝未幾徐知道反
遂入梓州繼以吐蕃入寇陷松維州勢迫近蜀亂兵

似專指羞戎而賊臣因之爲亂也

按公有南隣北隣詩南隣則錦里先生烏角巾朱山
人是也公所云多道氣數追隨者也北隣則王明府
公所云愛酒能詩者也又斛斯校書亦草堂之南隣
公有詩云走覓南隣愛酒伴註云斛斯融吾酒徒也
諸隣皆與公舊好焉得不恐其非時斛斯子明已沒
隣人非亦其一也公詩云此老已云歿隣人嗟未休
毛詩不敢不跼不敢不踣正側身天地意也馬援回
首往事甘自息機公支離東北無所容身惟深古人

之懷而已。今回首風塵，已有息機之地。豈不甘之如飴乎？此二語是追傷既往也。唐以節度使為總戎，太公六韜以車騎分為鳥雲之陣，鳥散而雲飛，變化無窮。離騷製芰荷以為衣，隱者之服也。公得嚴公以為歸，雖天涯遊子，漂泊無定，不妨服芰荷而安居矣。洞陽公曰：懷古息機，誰可依歸？人盡說惟嚴公耳。共說二字從來無着落，強為作解，終屬未安。一經先憲副拈出，遂使四句俱醒。方是公欲赴草堂之意，方是五首總結語。

按五首次曰：故園竟以浣花草堂作故園矣。終曰：遊子猶戀戀于長安也。嚴公雖可暫依，止了目前生事。曰：醉如泥，曰：甘息機。公之一身如在醉夢之中，偷安暫息而已。平日稷契之志，到此冰銷雪冷，公蓋深知武之不能重用，公以伸公一生懷抱也。王阮亭曰：讀公五詩，想見公居草堂種竹澆花，大有幽人之志。乃其望嚴公者，不過生理細務，絕不及一毫用世之心。始知公之依嚴，特迫于困窮而非其得已也。豈雲鳥陣芰荷衣，本是相妨而故反言以諷已。

也嗟乎以董卓之暴尚能重蔡邕以嚴武之權不能
用杜甫故曰士為知己者死信哉
奉待嚴大夫

廣德二年正月武以黃門侍郎拜成都尹克劍南
節度使此云大夫再鎮時兼官也以後稱鄭公此
武未至時所作

殊方又喜故人來重鎮還須濟世才嘗怪偏裨終日待
不知旌節隔年回欲辭巴徼啼鶯合遠下荆門去蠲催
身老時危思會面一生懷抱向誰開

公在殊方故思故人益切首句為一已喜蜀為重鎮
必須濟世奇才次句為全蜀喜
偏裨諸將校也偏裨愛武日望其再來公疑未必有
此事故嘗怪之不意去年召還今復再鎮是纔隔一
年而即回也正是喜極之詞唐職官志天寶中緣邊
禦戎之地置八節度使受命之日賜之旌節
時公欲出巴徼下荆州舊解以鶯啼為嬰鳴喻已與
武相合故不忍辭巴徼而去陋甚鶯啼合暮春時也
鷓船頭所畫水鳥借以作對此二句正必欲待嚴之

辭○言○欲○辭○巴○徼○而○直○至○啼○鶯○合○之○時○欲○下○荆○門○而○不
 顧○去○鷓○催○之○速○若○此○者○因○待○故○人○之○故
 所○以○欲○待○故○人○者○因○身○既○衰○老○又○值○干○戈○滿○野○萬○二
 此○時○不○得○會○面○則○一○生○懷○抱○更○有○誰○如○武○者○而○向○之
 一○開○乎○公○之○懷○抱○蘊○結○無○限○他○人○不○能○知○庶○幾○待○武
 來○一○為○抒○寫○其○實○武○非○深○知○公○者○以○懷○抱○向○武○亦○出
 于○無○可○奈○何○耳○故○公○詩○云○懷○抱○何○時○得○好○開
 奉○寄○高○常○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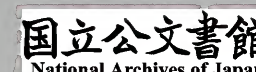
一云寄高三十五大夫梁惟道編在廣德二年閏

州作

汶上相逢年頗多飛騰無那故人何總戎楚蜀應全未
 方駕曹劉不啻過今日朝廷須汲黯中原將帥憶廉頗
 天涯春色催遲暮別淚遙添錦水波

考公天寶四載與李白高適遊在齊趙境汶上相逢
 正此時也今憶之年已多矣又與適同拜拾遺至今
 適遂為刑部尚書散騎常侍則其飛騰亦極矣公自
 傷、偃、蹇也

總戎大將之事適先除揚州大都督淮南節度使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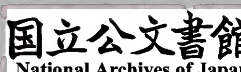


出為彭蜀二州刺史言雖總戎楚蜀而其功名正未也曹劉曹植劉禎也公贈適詩云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豈獨方駕曹劉已哉又云獨步詩名在漢書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又召為淮陽太守臥而治之廉頗趙良將漢文帝嘗嘆曰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豈憂匈奴哉適善言王伯大畧務功名尚節義逢時多難以安危為已任故以汲廉許之按中二聯推適之至謂言其武則總戎不足以盡其長言其文則曹劉不足以方其駕內而朝廷既須之

如汲黯則入而侍從不可無其人外而將帥又憶之如廉頗則出而寢敵又不可無其人合觀四句文情緊湊與致甚雄

末二句時適在成都赴召公寄詩與遙別也公獨流落于蜀天涯春色催其暮景望故人之飛騰不覺淚添錦水之波正無那

奉寄章十侍御
時初罷梓州刺史東川留後將赴朝廷此當是廣德二年作



淮海維揚一俊人金章紫綬照青春指揮能事廻天地
訓練強兵動鬼神湘西不得歸關羽河內猶宜借寇恂
朝覲從容問幽不勿云江漢有垂綸

章彛揚州人才智過人曰俊江淹雜體詩朱黻咸髦
士長纓皆俊入金章紫綬此則刺史之職

指示曰指手使曰揮時段子璋反章討平之曰回天
地動鬼神可云極詞以譽

蜀漢先主收江南諸郡拜關羽為襄陽太守盪寇將
軍督荊州事後漢寇恂字子翼光武收河內拜恂為

太守後移潁川又移汝南潁川盜賊群起車駕南征
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
寇君一年乃畱恂公美章彛善守東川恐如關與寇
之不得去也○關○比○其○任○畱○後○寇○比○其○任○刺○史○
沈約恩倖論明揚幽側惟才是與時公將下荆南故
以江漢為言所云江湖滿地一漁翁也此詩是送其
入朝望彛從幽側而薦揚之曰勿云者反詞以致囑
也○
舊書梓州刺史章彛初為武判官及是小不副意赴

成都杖殺之、按此詩武再鎮蜀、曩已入覲矣、豈及其未行而殺之耶、

將赴荆南寄別李劔州

劔州在閬州北、今保寧府、廣德二年春、公在閬、欲南遊荆楚、聞嚴武再鎮蜀、遂不果行、

使君高義驅千古、寥落三年坐劔州、但見文翁能化蜀、焉知李廣未封侯、路經灩澦雙蓬鬢、天入滄浪一釣舟、戎馬相逢更何日、春風回首仲宣樓、

唐之刺史乃漢之郡守、故亦稱使君、相沿襲耳、唐制

刺史三年為任、驅字與坐字緊對、驅則宜任其揮霍、坐則悶守而已、驅千古之才、豈應使三年悶坐劔州、便喚起下二句、

前漢循吏傳、文翁為蜀郡太守、興教化、起學宮、吏民翕然大化、後為立祠、祭祀不絕、史記李廣傳、廣嘗與望氣者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然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豈吾相不當侯耶、此言劔州之化、蜀則所目見、乃三年寥落、所以不得遷者、則不可得而知也、兩句合說、用古圓妙、

禹貢岷山之江東爲滄浪之水由灑潁赴滄浪本言
 路程似屬平意曰雙蓬髮曰天入造語甚奇驚蜀道
 之難則蓬生雙髮頭不能梳也喜滄浪之淨則天入
 釣舟魚連雲影也此言將赴荆南
 盛弘之荊州記當陽縣城樓王仲宣登之而作賦後
 梁高季興重建遂名仲宣樓公以仲宣自比云惟登
 仲宣之樓回首以望使君耳公必有感于劔州之高
 義也相逢何日此是寄別之懷
 滕王亭子

在閩州玉臺山上閩州今屬四川保寧府公廣德
 二年再至閩作

按滕王元婴唐高祖第二十二子柳寶林所生初
 爲金州刺史驕縱失度高宗以書切責之遷洪州
 都督逼私官屬妻坐法削戶謫置滁州起授壽州
 刺史徙隆州卽閩州也復不循法帝嘗賜諸王綵
 以元嬰及蔣王貪黷下書曰滕叔蔣弟不須賜新
 舊唐書並云其惡如此而公詩乃稱之或云杜甫
 滕王亭詩王建詩搨得滕王峽蝶圖皆稱滕湛然

非元嬰也。湛然乃元嬰曾孫。天寶十一載封滕王。十五載從幸蜀。其滕王亭子或是元嬰初造耳。君王臺榭枕巴山，萬丈丹梯尚可攀。春日鶯啼修竹裏，仙家犬吠白雲間。清江碧石傷心麗，嫩蘂濃花滿目斑。人到于今歌出牧，來遊此地不知還。

關州古巴子國地，舊謂之巴西郡。故山亦名巴山。巴志一名天桂山。張道陵升仙處也。此亭子在道觀中。且有道陵升仙之跡，故以仙家事咏之。言尚可躡丹梯而登也。丹梯山之蹬道。

清江碧石嫩蘂濃花，亭前之景。江石本麗，今滕王去而麗亦傷心。花蘂自斑，今亭子存而斑仍滿目。着此二句以起下人到今思王之意。西溪叢語云：沈雲卿詩園花璫瑁斑，此詩斑字亦有所本。

梁孝王有修竹園，神仙傳淮南王丹成上昇，鷄犬舐其鼎，皆仙去。犬吠天上，鷄鳴雲中，引兩王以比滕王也。孫綽蘭亭詩鶯語吟修竹，歌出牧謂王為刺史有賢聲也。公自梓州挈家到闍，因遊此亭，遂耽賞而不知還，亦因在闍無聊，借古跡。



以遣意耳。

玉臺觀

滕王所造方輿勝覽在閩州北七里

中天積翠玉臺遙上帝高居絳節朝遂有馮夷來擊鼓
始知羸女善吹簫江光隱見龍鼉窟石勢參差烏鵲橋
更有紅顏生羽翰便應黃髮老漁樵

漢禮樂志遊閭闔觀玉臺註云玉臺上帝之所居松
栢重布曰積翠絳節朝上帝者之儀李義山詩絳節
飄飄空國來中元朝拜上清廻

黃維章曰觀在高處其中有臺倍高則樹木翠色俱
在亭下而臺以中央臨四方故曰中天積翠玉臺原
上帝之居因其命名故表之曰上帝高居

抱樸子釋鬼篇曰馮夷華陰人以八月上庚日渡河
溺水死天帝署為河伯羸女吹簫註見前遂有始知
下字俱不苟玉臺觀乃滕王所造一旦聳出雲霄重
翠交積上通仙境似見諸仙持絳節以朝上帝遂有
馮夷來擊鼓始知羸女善吹簫也若非滕王造此觀
則亦不能有不復知矣蓋諸仙既朝而江中之水神

人○間○之○仙○女○亦○趨○躑○效○職○而○不○敢○後○公○之○善○狀○仙○境○
 如○此○
 李○華○海○賦○或○屑○沒○于○鼇○鼉○之○穴○淮○南○子○烏○鵲○填○河○成○
 橋○而○渡○織○女○舊○註○此○二○句○寫○觀○前○之○景○若○天○造○地○設○
 者○然○愚○謂○此○似○實○景○亦○幻○况○也○江○中○之○水○神○來○擊○鼓○
 而○水○族○為○畢○出○人○間○之○仙○女○善○吹○簫○而○織○女○若○下○臨○
 江○光○石○勢○蕩○漾○嗟○哦○曰○隱○見○曰○差○參○總○是○摸○擬○不○定○
 之○詞○故○下○緊○接○云○更○有○紅○顏○生○羽○翰○
 更○有○者○言○其○必○無○也○相○傳○神○仙○故○事○上○六○句○羅○列○略○

盡○其○實○絳○節○朝○誰○曾○見○擊○鼓○吹○簫○誰○曾○聞○鼇○鼉○出○沒○
 于○海○窟○穴○安○在○織○女○浪○傳○渡○河○鵲○橋○又○安○在○也○使○昔○
 日○所○云○曾○有○此○事○者○而○今○更○有○長○生○不○死○之○紅○顏○果○
 生○一○舉○獅○天○之○仙○羽○則○吾○雖○齒○危○髮○秀○亦○應○老○于○漁○
 樵○之○中○冀○其○萬○一○之○遇○矣○其○實○此○觀○不○過○滕○王○所○造○
 而○境○界○高○迥○遂○使○人○有○飄○飄○欲○仙○之○思○則○三○山○蓬○島○
 之○間○又○安○怪○求○仙○者○之○紛○紛○也○公○此○詩○妙○在○以○目○前○
 隱○躍○可○卽○斷○世○人○無○數○癡○想○
 登○樓○

按代宗廣德元年十月吐蕃陷京師帝幸陝州郭子儀收復長安車駕還明年春公在成都因登樓而有此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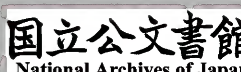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天○地
玉○壘○浮○雲○變○古○今○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
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為○梁○父○吟
公○胸○中○無○限○傷○心○全○在○下○文○却○不○先○說○破○因○登○高○眺
望○觸○目○感○懷○卽○平○日○所○最○耽○玩○者○莫○如○花○亦○視○為○傷
心○之○物○矣○蓋○高○處○見○花○花○又○近○樓○則○花○倍○分○明○客○中

見○花○又○當○多○難○則○花○亦○傷○心○也○曰○萬○方○多○難○將○野○馬
細○縕○蒼○狗○變○幻○盡○在○登○臨○一○覽○中
錦○江○玉○壘○俱○指○所○見○而○言○春○色○日○來○天○地○如○故○今○錦
江○之○春○色○未○嘗○不○爛○然○也○浮○雲○變○幻○古○今○無○常○今○玉
壘○之○浮○雲○亦○聚○散○倏○忽○耳○隱○起○下○朝○廷○不○改○寇○盜○莫
侵○意
廣○德○元○年○十○月○吐○蕃○陷○京○師○立○廣○武○郡○王○承○宏○為○帝
郭○子○儀○收○京○乘○輿○反○正○故○曰○朝○廷○終○不○改○言○吐○蕃○雖
立○君○終○不○能○改○正○命○也○十○二○月○吐○蕃○陷○松○維○保○三○州

西川節度使高適不能救、西山近維州。故曰西山寇盜。能改齋漫錄云、蜀先主祠在成都錦官門外、西挾卽武侯祠、東挾卽後主祠、所謂後主還祠廟者、書所見志慨也。昔齊景公有士三人、田開疆、公孫接、古冶子、恃功恣行無禮、公患之。晏子請謀去之。公餽之二桃、令計功而食。田古論功先食、公孫自慙、刎死。田古亦慚、俱自刎。孔明嘆之、爲作梁父吟。

愚按此詩逐句含脫格律甚奇、不徒壯麗已也。由登

臨見花先以花起、因見錦江春色、玉壘浮雲一望而知、天地不改、古今無常、因起下朝廷寇盜、末以蜀君臣作結、寓感最深。後主之祠雖亦是登臨所見、然曰可憐、曰還祠、具見德澤在蜀、人心不忘、以知今日人心未厭唐德也。暗指代宗反京、寇盜不得而侵、意但其用事微婉、使人不覺耳。日暮聊爲梁父吟、卽登臨而日暮也。梁父吟原是孔明未出草廬時所吟、公見在朝之小人、如元振、朝恩輩、終日論功邀賞、蔽惑主聰而不悟、恨無出謀去之者、聊爲諸葛之吟、隱以除



奸○君○側○匡○復○漢○鼎○自○任○也○一○字○不○閒○設○逐○句○相○接○遞○
 故○為○奇○絕○諸○註○憤○憤○俱○堪○一○笑○
 李○夢○沙○曰○如○此○方○合○梁○父○吟○意○此○解○可○謂○暗○室○一○燈○
 不○然○二○句○已○不○相○屬○况○全○首○乎○

題桃樹

廣德二年作

小徑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從遮高秋總饋貧人實
 來歲還舒滿眼花簾戶每宜通乳燕兒童莫信打慈鴉
 寡妻群盜非今日天下車書正一家

此詩係公再歸草堂時所作也升堂即升草堂也題
 屬桃樹寓意却甚大公一生稷契心事盡于此詩中
 真欲使天下如一家非迂腐之論也詩中絕無理障
 絕不涉議論此公化腐為奇處
 首言升堂之選舊時直入而不斜今為五株桃樹所
 碍亦任其遮覆而不忍伐也蓋秋實既足資貧春花
 又可悅目次聯即承第二句燕在方乳之時鴉有反
 哺之義此物之尤可憐愛者也故見其通戶則宜之
 兒童無知欲打則不任之二者即是堂前之物古曲

有莫打鴉
末二句推而論之經亂已久丁壯死○寡妻因乎群
盜○所云胡騎長驅五六年非止今日矣因慨然嘆息
天下車書原是一家其為貧窮者不得食鰥寡者不
得生以至草木禽獸失所而不能成者多矣以堂
中作天下觀以天下作堂中觀一語含悽無限
此詩與堂前樸棗任西隣及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
天下寒士俱歡顏二詩宜參看一棗之微思救隣婦
之困窮則從桃樹之遮而不忍伐思以饋貧人也萬

開之厦思庇天下之寒士則從堂前而推至天下亦
總是一家也存桃實以饋貧人不忍于一人之貧即
不忍于天下之貧即不忍燕之不乳即不忍鴉之被
傷即不忍天下之鰥寡孤獨而有寡妻即不忍人之
為群盜而不奉車書正朔從此饋貧一念推之天下
豈不如一家乎莫謂僅題桃樹已也
野人送朱櫻

當是廣德二年復歸成都作

西蜀櫻桃也自紅野人相贈滿筠籠數回細寫愁仍破

七言律
上詩注
詳

萬顆勻圓訝許同憶昨賜霑門下省退朝擎出大明宮
金盤玉筋無消息此日嘗新任轉蓬

此對櫻桃而傷往事也。因野人之贈。憶昔賜霑之恩。是上四句喚起下四句法。首言西蜀櫻桃也。自紅回首長安。含情無限。昔日所賜之櫻桃。其紅如此。乃西蜀之櫻桃。其紅也。自如此。已不覺睹物而勃驚。然此固野人之贈也。曰滿筠籠。便動下擎出二字意。禮記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註寫謂傳之器中。從筠籠而寫之。他器不敢輕寫。而細寫不敢驟寫。而幾

回細寫。豈真于野人之贈。珍惜乃爾乎。惟憶昔年霑賜時。鄭重君恩。愁其或被。今不覺其愁仍如此也。萬顆勻圓。本無足異。若云顆顆皆同。但摹寫櫻桃之狀。有何情味。此曰訝許同者。訝其同于昔日之所賜也。愁與訝俱從下四句意生來。正與也。自紅三字回顧有情。却緊起下憶昔二字。
李綽歲時記云。唐制四月一日。內園進櫻桃。寢廟薦訖。頒賜各有差。公為左拾遺。隸門下省。憶往時曾同霑省臣之賜也。想繫出二字之態。何等珍重。愛惜老



臣○偃○僂○躬○負○天○賜○併○愁○破○勻○圓○之○狀○一○一○映○出○
 金○盤○玉○筋○上○所○用○也○漢○明○帝○宴○群○臣○大○官○進○櫻○桃○盛
 以○赤○瑛○盤○月○下○視○之○同○色○皆○咲○云○空○盤○豈○卽○金○盤○意
 耶○無○消○息○憶○去○年○十○月○吐○蕃○逼○長○安○代○宗○出○幸○陝○州
 公○遠○在○成○都○尚○未○知○真○消○息○也○因○野○人○之○贈○忽○思○今
 日○玉○食○不○知○有○此○時○物○否○所○謂○一○飯○不○忘○君○也○
 野○人○有○贈○羈○旅○得○嘗○而○金○盤○玉○筋○消○息○杳○然○我○雖○如
 飄○蓬○之○轉○亦○宜○任○之○不○復○敢○自○憐○自○惜○矣○此○與○天○子
 不○在○咸○陽○宮○同○一○鳴○咽○後○韓○致○光○櫻○桃○詩○金○鑿○歲○歲

常宣賜忍淚看天憶帝都本公意而悲感之意淺矣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廣德二年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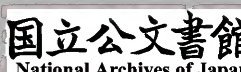
幕府秋風日夜清澹雲疎雨過高城葉心朱實堪時落
 階面青苔先自生復有樓臺銜暮景不勞鐘鼓報新晴
 浣花溪裏花饒笑肯信吾兼吏隱名

舊註俱云上六句院中晚晴末二句方懷西郭茅舍
 余謂非也止上二句說院中下六句全是懷西郭茅
 舍

題是晚晴先以風清雲淡雨疎寫出晚晴之景風常
 清能吹雲使散而不厚雲淡雨必疎雨疎即過而不
 留矣曰高城知為院中晚晴
 朱實橘也曹子建橘賦曰朱實不萌焉得素榮浣花
 溪中橘刺迷人則朱實之殷繁可知公小園詩秋庭
 風落果自離草堂以來當此秋深葉心朱實必已漸
 落矣那堪聽其時落而無人為採摘滋培也階面青
 苔必自然而生矣亦祇任其日生而無人為掃除拂
 拭也此皆不能已于懷者

清秋幕府井梧寒獨宿江城蠟炬殘永夜角聲悲自語
 中天月色好誰看風塵荏苒音書絕關塞蕭條行路難
 已忍伶俜十年事強移棲息一枝安

漢武帝拜霍去病大將軍于幕府中師古曰軍旅無
 長居故設幕帳魏明帝詩雙梧生空井井梧本此
 此言府中秋氣凄其獨宿不寐燭殘則夜深矣角聲
 永夜不絕月至中天倍明自聞之自言之自見之自
 賞之皆無人相和也獨宿之况如此
 風塵二句是枕上躊躇百端交集不能成寐之語詩



荏苒柔木言依回于風塵之際家鄉書信久已斷絕
蕭條于關塞之間欲思出峽行路又難總因幕中無
聊恨不能奮飛而去也

十年事諸註俱云自罷官以來已十年矣然棄官在
已亥參謀在甲辰僅是六年解似未確公意正以十
年乃字自擬豈知未及十年又就幕下看一忍字及
伶俜字正悔已守身之不貞也陳后山詩當年不嫁
惜俸停俸粉施朱咲後生不惜捲簾通一顧怕君着
眼未分明寫伶俜兩字如畫

在子鷓鴣巢于深林不過一枝只因功名之念不能
忍又復強移作幕府之棲息勉强既甚則不安亦甚
公詩所謂束縛酬知己也既束縛矣豈能一刻自安
也哉
至後

冬至至後日初長遠在劔南思洛陽青袍白馬有何意
金谷銅駝非故鄉梅花欲開不自覺棣萼一別永相望
愁極本憑詩遣興詩成吟咏轉淒涼
周禮冬至日在牽牛影長一丈三尺思洛陽思故鄉



也。青袍白馬、舊註云、公自言止服九品服耳、如公詩青袍朝士最困者是也、白馬二字似無着落、劉須溪云、青袍白馬、眼見小子輩紛紛而起、有何意味、亦非也、庾子慎亂後行經吳郵亭曰、青袍異春草、白馬即吳門、庾開府哀江南賦云、紫黠構扇、馮陵畿甸、青袍如草、白馬如練、天子履端廢朝、單于長圍高晏、公正用此語、以侯景喻安史之亂、洛陽盡遭焚劫、今日思之、彼寇賊紛紜、果萌何意、而金谷銅駝已非、復吾故鄉、

景物矣、兩句緊承思洛陽、說有何意、三字正是恨其妄誅其心耳、或曰、身經亂離、百憂交集、方不勝新亭之淚、復有何意耶、亦思緒不聊之詞、水經註、金谷水出河南太白原、東南流歷金谷、經石崇故居、陸機洛陽記、漢鑄銅駝二枚、在宮之南街、四舍道頭、其路東西相對、高九尺、漢時名為銅駝街、劉禹錫楊柳詞云、金谷園中鸞亂飛、銅駝陌上好風吹、是也、又河南志、俗語曰、金馬門外聚眾寶、銅駝街上集眾賓、非故鄉三字寫出荒涼丘墟之狀、謂已非昔

木言言解
日○之○金○谷○銅○馳○矣○思○其○非○故○鄉○正○望○故○鄉○之○切○也○
梅○花○至○後○之○節○物○也○公○梅○花○詩○云○恨○不○折○來○傷○歲○暮○
若○爲○看○去○亂○鄉○愁○雖○花○應○候○欲○開○亦○不○自○覺○其○又○將○
開○矣○公○無○刻○不○思○諸○弟○借○棣○萼○對○梅○花○實○因○梅○花○觸○
棣○萼○也○曰○不○自○覺○曰○永○相○望○總○是○思○鄉○之○切○結○二○句○
本○欲○借○詩○遣○思○思○終○不○能○遣○轉○益○其○淒○涼○而○已○或○曰○
梅○花○棣○萼○亦○暗○用○花○萼○樓○事○傷○太○平○盛○事○不○復○見○也○
與○洛○陽○二○字○相○應○

暮登四安寺鐘樓寄裴十廸

上元元年公暫如蜀州新津縣蜀州至成都百里
蜀志云新津縣南二里有四安寺神秀禪師所造
公有和裴廸登新津寺寄王侍郎詩即四安寺也
公先與裴同登此寺有老夫貪佛日隨意宿僧房
之句必裴去而公暫留故公又獨登寄裴此詩
暮倚高樓對雪峰僧來不語自鳴鐘孤城返照紅將歛
近市浮烟翠且重多病獨愁嘗聞寂故人相見未從容
知君苦思緣詩瘦太向交游萬事慵
雪峰即西山雪嶺公登樓已暮獨對雪峰意之所思

在○故○人○也○乃○忽○見○僧○來○彼○此○原○不○相○屬○僧○亦○不○語○竟
 自○往○鳴○鐘○釋○書○所○謂○衆○集○撞○鐘○是○也○寫○出○彼○此○漫○不
 顧○盼○之○况○
 僧○自○鳴○鐘○公○仍○倚○樓○而○望○但○見○孤○城○之○返○照○近○市○之
 浮○烟○紅○歛○翠○重○皆○暮○色○也○過○眼○烟○雲○都○不○屬○意○所○念
 者○惟○故○人○耳○
 後○四○句○兩○句○自○說○兩○句○說○裴○須○合○疏○方○知○其○層○折○之
 妙○蓋○在○公○也○惟○多○病○故○愁○惟○獨○愁○故○嘗○聞○寂○惟○聞○寂
 故○思○與○故○人○相○見○且○思○款○曲○從○容○而○見○曰○未○從○容○者

悔○詞○也○在○裴○也○惟○苦○思○詩○故○瘦○惟○瘦○故○慵○惟○慵○且○至
 於○萬○事○慵○併○向○交○游○而○亦○慵○曰○太○向○者○責○詞○也○四○語
 中○既○自○甘○寂○寞○又○難○忘○故○交○既○深○知○裴○瘦○又○怪○裴○太
 懶○倚○樓○一○刻○層○次○含○情○無○非○思○裴○願○見○之○懷○合○前○四
 句○觀○之○通○首○次○序○自○見○
 詩○能○瘦○人○非○裴○不○能○臻○此○境○非○公○亦○不○知○裴○之○臻○此
 境○公○詩○云○近○識○峨○嵎○老○知○余○懶○是○真○惟○峨○嵎○老○能○知
 公○真○懶○惟○公○能○知○裴○太○慵○慵○之○一○字○乃○公○平○日○不○輕
 以○許○人○者○今○曰○萬○事○慵○具○道○裴○之○率○真○爛○漫○真○人○品

七言律

七言律

七

梓疆園

真詩品無不于此畢出。

解此詩後因檢家洞陽公杜律辨類曰末句乃自咎意懷裴而不相見則于交游之情甚懶矣即裴之尤親厚者以例其餘通上一句文斷意不斷筆力作法妙處按如此解故人相見未從容句甚有情其不能與故人從容相見者由我太慵故也因悟知君苦思緣詩瘦亦非言裴因苦思作詩而瘦謂知君必苦憶我緣我寄詩而應瘦也其如我之慵何哉想公此時欲從新津返成都矣併存此解以見公詩參悟不盡

處。

撥悶

黃鶴註永泰元年在忠渝作

聞道雲安麪米春纔傾一盞卽醺人乘舟取醉非難事下峽消愁定幾巡長年三老遙憐汝挾柁開頭自有神已辦青錢防催直當令美味入吾唇日聞道曰當令總是遙想以此撥悶殆所謂畫餅充飢望梅止渴牢落無聊亦甚矣唐人名酒多以春一盞卽醺故取醉非難然旣欲銷

愁○决○非○一○醉○而○已○定○有○幾○巡○也○詞○家○有○愁○深○酒○薄○難
 禁○受○之○句○與○此○參○看○四○句○一○直○下○而○曲○折○自○寓
 長○年○三○老○揆○柁○開○頭○就○本○句○自○為○對○公○每○用○此○體○峽
 中○以○篙○師○為○長○年○柁○工○為○三○老○揆○轉○柁○尾○船○頭○便○開
 故○曰○揆○柁○開○頭
 公○急○欲○下○峽○不○得○不○憐○舟○子○曰○遙○憐○者○時○尚○未○買○舟
 思○舟○子○即○憐○也○憐○是○親○之○之○意○自○有○神○亦○屬○想○像○謂
 既○是○長○年○三○老○其○揆○柁○開○頭○自○然○神○捷○也
 川○人○不○以○准○折○一○色○見○錢○為○青○錢○催○直○催○舟○之○直○時

公○已○辦○矣○酒○入○吾○唇○應○不○遠○耳
 題○是○撥○悶○現○前○有○酒○尚○未○易○撥○乃○欲○乘○舟○下○峽○以○歷
 險○遠○從○至○難○中○作○虛○想○反○稱○非○難○自○嘲○自○遣○所○云○何
 以○解○憂○惟○有○杜○康○正○此○意○也○公○豈○真○耽○麩○米○春○一○醉
 而○作○此○口○流○涎○之○態○哉
 諸○將○五○首

此詩雖言天寶十四載以來諸將之事然云滄海
 未全歸禹貢薊門何處覓堯封則是史朝義死後
 河北猶有未歸者又末篇云正憶往時嚴僕射當

是武死後作武以永泰元年四月死而公亦以其時去成都故又云錦江春色逐人來巫峽清秋萬壑哀是知此詩乃永泰元年秋在雲安作也

漢朝陵墓對南山胡虜千秋尚入關昨日玉魚蒙葬地
早時金盃出人閒見愁汗馬西戎逼曾閃朱旗北斗殷
開一作多少材官守涇渭將軍且莫破愁顏

長安宮闕皆在山上肅宗大曆元年興葺蓬萊宮以
南山水入京蓋京城前直此山也陵墓與南山相對
言其逼近內地可以固守而吐蕃尚入關而發掘之

借漢朝以傷今日正指廣德元年吐蕃入寇太常博
士柳伉上疏以為犬戎犯關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
劫宮闕焚陵寢事也曰千秋者魏文帝典論所云漢
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鏤體骨併盡漢
朝如此至今日而復如此以逼近內地之陵墓尚遭
發掘千秋以來無不皆然則吐蕃之橫暴墳墓之不
足恃益信矣故下復申言玉魚金盃事舊註胡虜指
安祿山言殊無干涉
玉魚漢朝楚王戊太子賜葬物也金盃盧克幽婚崔

氏女棺中金盃出市于人間者也蒙猶蔽也兩句須
 合看言昨日尚蔽于地下早時已出于人間正見
 忽不可保也此二句不過申言陵墓之不足恃上四
 句中初不及諸將而諸將之不能防禦已隱然責備
 在言外
 下四句方及諸將汗馬回紇之馬也西戎吐蕃也殷
 赤色也僕固懷恩反合回紇吐蕃逼奉天京師戒嚴
 則是汗馬西戎相逼此諸將所目見而深愁者也當
 時馬汗之血曾閃朱旗而北斗皆赤則戎馬之盛可

知昔日曾有此豈今日可泄泄乎深警諸將全在末
 二句舊註上句說戎馬之逼下句說諸將曾建朱旗
 于北斗城享富貴之安閑文義不屬矣東觀漢記段
 熲還京師朱旗騎馬殷天蔽日公用殷字亦有所本
 材官武技之臣也涇渭二水在長安西北考紀事本
 末代宗永泰元年春吐蕃遣使請和上問郭子儀吐
 蕃請盟如何對曰吐蕃利我不虞若不虞而來國不
 可守矣乃相繼遣河中兵戍奉天又遣兵巡涇原以
 覘之正是守涇渭時也將軍且莫破愁顏警戒之辭

言今涇渭之間。防守猶嚴。吐蕃出沒不常。且莫破愁。顏可也。此二句正應轉上二句。猶云前日之愁尚在。目見之中。今奈何而破愁。顏乎見愁莫破愁。兩愁字。呼吸相照。不必以重出為嫌。

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拔漢旌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胡來不覺潼關隘。龍起猶聞晉水清。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荅昇平。

此追言韓公張仁愿之功。以深愧諸將也。中宗神龍三年。仁愿于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自是突厥

不得度山放牧。朔方無復寇掠。是韓公之意。本擬絕天之驕子。而拔立漢之旌旌于其地也。韓公奪其地而樹漢之旌旌。其有功于朔方如此。豈今日反借助回紇以救我之朔方乎。史記淮陰侯傳。馳入趙壁。拔趙旗立漢赤幟。韓公正是此意。自回紇助順之後。雍王之討。史朝義子儀之敗。吐蕃皆用回紇之力。故曰盡煩回紇馬。僕固懷恩曰。如臣朔方將士。功效最高。為先帝中興主人。乃陛下蒙塵。故吏及懷恩以朔方兵叛。致天子流離播遷。雖子儀

統朔方借回紇以收吐蕃仍使朔方兵翻然效忠然
 子儀之遠救朔方兵已煩回紇之助矣不大有愧于
 韓公哉
 三聯深言吐蕃之橫借兵之非曰胡來不覺潼關隘
 者吐蕃入寇代宗幸陝州賜郭子儀詔恐吐蕃東出
 潼關徵子儀詣行在子儀表稱臣不收京無顏見陛
 下若出兵藍田敵必不敢東向後卒如其策故言潼
 關天險長安所恃以為固及吐蕃長驅全不足恃上
 歷聖憂然則潼關險隘到此而亦不覺其隘矣蓋極

言當日吐蕃之盛與禦備無策恐恣其蹂躪如入無
 人之境也龍起猶聞晉水清者當年太原起義用劉
 文靖之謀固嘗借兵突厥以兵五百馬五千匹來矣
 然恃功驕倨使者暴橫已大為中國患後卒背盟入
 犯高祖至欲遷都避之賴太宗運籌決策李靖李勣
 輩分道出師單于入朝頡利就擒于是有雪耻酬百
 王除凶報千古之句海晏河清社稷永賴先朝舊事
 諸將猶聞之否乎今回紇助順與晉水龍興時之突
 厥何異而鹵掠剽奪鞭辱使臣血濺御衣亦既見其

害矣。雪恥除凶，所藉君臣將帥戮力同心，乃當至尊。狼狽出幸，發詔徵諸道兵，莫有至者，獨使至尊流離播遷，憂危社稷，非惟遠愧從龍諸臣，視築城之仁愿亦大不侔矣。今日坐享昇平，何以報答萬一乎？末二語深媿諸將之詞舊解，以胡來為祿山，龍起為靈武，即位固絕不相涉，即專指晉陽始事化國為家，而不及借兵突厥事，亦非因回紇而及之之意也。

洛陽宮殿化為烽，休道秦關百二重。滄海未全歸禹貢，薊門何處覓堯封。朝廷衮職誰爭補，天下軍儲不自供。

稍喜臨邊王相國肯銷金甲事春農

此亦指吐蕃陷長安而言。曹子建詩：洛陽何寂寞，宮殿盡燒焚。張孟陽劔閣銘：秦得百二，并吞山河，言其地之險固，二可當百也。總是弔古傷今之意。

滄海謂南海，薊即幽薊。言天下之地南盡于海，北極于薊也。有箭指山東河北者，非是。此不過泛言天下方擾，故禹之貢賦未能全歸，堯之封疆無處可覓，亦是借古傷今，撫輿圖而深惜意。時安史餘黨多有盤據要地，不供貢賦者。

朝廷衮職誰爭補言相皆出將天下軍儲不自僕言
 農皆為兵唐制府兵有事則徵為兵無事則散為農
 是軍儲皆自供也今兵不得休故軍儲皆不能自供
 國用益竭民困亦甚矣此二句專責朝廷大臣出將
 者朝廷大臣當安危重任不思何以歸職貢復封疆
 如中興仲山甫之能補衮闕乃擁重兵而坐耗軍儲
 獨無愧于心與
 臨邊王相國正相而出將者也廣德二年王縉同平
 章事其年八月代李光弼都統河南淮西山南東道

諸節度行營事兼領東京留守歲餘遷河南副元帥
 請減軍資錢四十萬貫修東都殿宇大曆三年領幽
 州盧龍節度又兼太原尹北京留守克河東軍節度
 曰稍喜者蓋深致不滿之意謂如王相國者不過募
 耕勸農修承平有司之職業而已其于補衮之義又
 何居焉考元載擅政專橫王縉附之此奸臣之尤也
 公云稍喜蓋以愧當時將帥併王縉亦不如耳縉以
 軍資修東都宮殿又隱與首句宮殿化為烽相應子
 美用意不露痕跡諸註俱云不可不取法王縉直朱

考王縉立身始末耳

黃家舒曰春秋進吳楚之君所以深愧中國也不讀此等解不知老杜原本六經處

回首扶桑銅柱標冥冥氛祲未全銷越裳翡翠無消息南海明珠久寂寥殊錫曾為大司馬總戎皆插侍中貂炎風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良翊聖朝

公在成都每北望宮闕扶桑銅柱在南故曰回首唐書明皇令特進何履光以兵定南詔取安寧城及鹽井復立馬援銅柱乃還冥冥氛祲未全銷言嶺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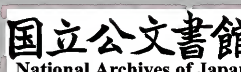
自明皇南詔之敗繼以中原之擾其地多未平也

越裳交趾地交趾土多珍異產明璣翠羽開元中用中官楊思勗將兵討安南五溪隴州等處首領思勗殘忍好殺故至今珍貢不至代宗時廣南市舶使呂太一募兵為亂故明珠寂寥公詩所云自平宮中呂太一南海收珠一千日是也

舊唐書李輔國判元帥行軍司馬專掌禁兵肅宗上元二年拜兵部尚書以中官拜大司馬所謂殊錫也應劭漢書侍中周官也金蟬有貂秦始皇破趙得其

冠以賜侍中至德二年九節度討安慶緒于和州不立統帥以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又程元振代輔國判元帥行軍司馬專制禁兵加鎮軍大將軍以中官為總戎故皆插侍中貂也此詩深戒朝廷不當使中官出將也氛祲未銷扶桑銅柱不堪回首以至越裳不貢南海阻兵炎風朔雪亦誰非天王之地而一旦梗化乃爾乎原其始禍皆因偏信中人據將帥之重任以至潰亂如此今只當精求一二忠良輔翼聖朝勿更為中人所悞可也

錦江春色逐人來巫峽清秋萬壑哀正憶往時嚴僕射共迎中使望鄉臺主恩前後三持節軍令分明數舉杯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須仗出群材
 永泰元年四月嚴武卒此詩作于是年之秋云離草堂而來正當春色逐人今又清秋矣追念武知己之恩不覺萬壑皆哀也
 武死贈尚書左僕射公昔在武幕武表公為工部員外郎朝廷依允故中使御命而來公與武共于望鄉臺迎之憶此一事以致深感望鄉臺在成都之北



舊唐書嚴武傳武初以御史中丞出為綿州刺史遷東川節度使再拜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克劔南節度使三遷黃門侍郎拜成都尹克節度使所謂主恩前後三持節也惟軍令分明故優游有餘閒得數舉杯為樂
 安危安其危也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重任非武誰克當之公詩所云重鎮還須濟世才又云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正此意也時杜鴻漸代武節度成都言外有嘆鴻漸非其才之意

此詩開口不遽說武從春逐秋哀緩緩遞入既云正憶往時又不即贊武乃旁及共迎中使之舊事然後又舉主恩鄭重言之贊武只軍令分明一句以此寫持節之功而兵法之好整以暇折衝樽俎之中多少藉略數十句不盡者俱包于七字內矣八哀詩云豈無成都酒憂國只細傾可互相證明
 錢收齋曰首章責諸將之防邊者言吐蕃入犯陵墓焚毀非解嚴安枕之日也次章責諸將之用胡者言吐蕃入犯不宜借寇禦寇立意與首章迥別三章刺

大臣之出將者。四章戒中官之出將者。詞意敦厚。却不露頭角。真風人之遺也。末章則身在蜀中。而婉刺鎮蜀之將。故其命題總曰諸將。公詩凡長篇累章。皆舖陳排比。首尾照應。觀此可以例知。

按五首。首言陵墓之發掘。次言車駕之幸陝。柳伉所云。焚陵寢。劫宮闕。吐蕃之禍極矣。用王縉臨邊。不過修勸農之故事。究無補于袞闕。况李輔國為司馬。魚朝恩。程元振。輩為總戎。沮抑忠良之氣。朝廷又賴何人以翊贊乎。就蜀中而言。僅得嚴武出群之才。乃早

死。不竟其用。今以天下最險之地。僅倚杜鴻漸為安。危益使人思嚴。不置耳。從陵墓。朝廷最大處。說到臨邊。又從天下大勢。說到蜀中一隅。總嘆無馭寇之人。以至焚劫蹂躪如此。追思韓公。重其能絕驕也。終憶嚴武。因其有破吐蕃之功。且知己之感存焉。五首縱橫開闔。反覆唱嘆。愛國憂君。綢繆警戒。意極篤至。然往往蘊藏。不露。深得比興之遺意。與三百篇並存可也。

十二月一日三首

黃鶴註公永泰元年秋至雲安是冬在雲安作明年春晚遷居夔州

今朝臘月春意動雲安縣前江可憐一聲何處送書鴈百丈誰家上瀨船未將梅蘂驚愁眼更取椒花媚遠天明光起草人所羨肺病幾時朝日邊

唐以上德王用丑月為臘建丑之月二陽已生楚地冬暖春意遂動春意動故江可憐憐愛也

鴈足繫書相沿為蘇武事巴人接竹為縵以牽逆流之船號曰百丈南史朱超石傳宋武北伐超石前鋒

入河軍人緣河南岸牽百丈有漂渡北岸者漢書下瀨將軍注引伍子胥有下瀨船此詩反用之鴈起船開所謂春意動也公聞見所觸無非春意無非行色纔聞鴈一聲忽然驚動便以為送書鴈可附信而歸也見上瀨之船則大駭異謂吾方欲從蜀下峽而此船反上瀨而來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深訝上瀨船之愚也如此摹寫神情始出梅冬尚蘂今春意雖動而梅蘂猶含見梅蘂愁眼倍驚故曰未將意不欲見也即感時花濺淚與愁思看

春不當春意。晉劉綦妻元日獻椒花頌。公視園樹詩。梔子紅椒艷。復殊故。椒花亦可言媚。此時椒盤已媚。公急取之。以徵春意之動也。遠天猶言各天。漢王商借明光殿起草作制誥。人所羨。所云集賢學士如堵。墻觀我落筆中書堂是也。晉明帝云。只聞人自長安來。不聞人自日邊來。其後遂以日邊為帝都。公有消渴疾。恐遂不復能趨朝也。王槐野曰。漢制尚書郎內直。起草公辟嚴幕。叅謀名為檢校員外郎。實未拜官于朝。末二句企慕之詞。

寒輕市上山烟碧。日滿樓前江霧黃。負鹽出井此溪女。打鼓發船何郡郎。新亭舉目風景切。茂陵著書消渴長。春花不愁不爛熳。楚客惟聽棹相將。

雲安冬蒸地暖。故有烟霧市上之寒氣。輕則山烟不復濃。其色漸碧。樓前日滿。故江中之霧映日而黃。不輕則不碧。不滿則不黃。二句皆春意動之實景。雲安人家有鹽井。其俗以女當門戶。皆販鹽自給。鹽井惟蜀為然。蜀井又只在數處。故曰此溪女。峽險水迅。凡下峽之船。必擊鼓為節。聽前船鼓聲既遠。後船

始發恐相值互觸必致損壞曰何郡郎言皆逐利之徒四方商賈無不至也此言風俗之惡不可居此溪女言此女能負鹽出井溺于此地之生計故不能舍之而他往若夫打鼓發船而來者不知為何郡之郎何故冒山峽之險逐逐往來于此中即前首百丈誰家上瀨船怪而疑之之意也

山謙之丹陽記新亭吳舊亭也建安中丹陽尹司馬恢移創此地公畱峽不得還長安若周顛輩故借新亭以悼世司馬相如善著書有消渴疾既病免家居

茂陵公借以自悼也謂對此異方之風景誰無新亭之悲即使病渴而著書亦必家居為樂安能鬱鬱久居此耶

夔為南楚故公自稱楚客謂春花即爛熳矣不愁春光之不來棹聲相送應亦不遠惟耳聽而已此又自慰之詞

張伯成曰相將乃發棹之狀兩人扶持而送故曰相將公詩浮槎並坐得仙老暫相將

即看燕子入山扉豈有黃鸝歷翠微短短桃花臨水岸

輕輕柳絮點人衣春來准擬開懷久老去親知見面稀
他日一杯難強進重嗟筋力故山違

即看言不遠也當燕未來巢鶯未出谷之臘候而春
意已動故預擬其即入山扉即歷翠微也十二月一
日作詩而有燕鶯桃柳此義原在下句所謂春來所
謂他日也蓋望春至之速逆道其事耳
豈有豈不有也歷言黃鸝之聲翠微指春色言山色
即春色也短短桃花輕輕柳絮亦蒙即看豈有來
公厭居雲安故以下峽為開懷擬之久望之切也恐

一旦遠客以老親知終無見面之日一杯難強進正
自狀其老也老者不以筋骨為禮他日雖遇親知而
杯酒相對筋力已衰益重嗟故山之遠也此時違故
山已堪嗟矣至他日杯酒不能勝筋力不能支勢必
重嗟然則懷抱何時開也通首總屬揣擬蓋不愁春
至之難惟慮還鄉不易耳合讀三首總是急欲移舟
從春意以至春花爛熳燕巢鶯囀桃開柳飛說得懷
抱頓開又說到一杯難強筋力衰耗故鄉親知幾不
能見面胸中騷屑叩關無門就中略一點破曰幾時

七言律 碎 疆 詞

朝○日○邊○白○風○景○切○曰○他○日○重○嗟○春○一○遲○而○年○加○老○無○
所○用○之○矣○功○名○之○念○不○能○斬○除○故○寄○托○之○懷○如○此○
黃○漢○臣○曰○此○不○獨○羈○旅○難○堪○與○束○縛○酬○知○已○之○苦○直○
緣○胸○中○自○比○稷○與○契○之○念○未○易○破○除○耳○

立春

大曆元年，在雲安作

春○日○春○盤○細○生○菜○忽○憶○兩○京○梅○發○時○盤○出○高○門○行○白○玉○
菜○傳○織○手○送○青○絲○巫○峽○寒○江○那○對○眼○杜○陵○遠○客○不○勝○悲○
此○身○未○知○歸○定○處○呼○兒○覓○紙○一○題○詩○

撫○遺○東○晉○李○鄂○立○春○日○命○以○蘆○菹○芹○芽○為○菜○盤○相○餽○
貺○四○時○寶○鏡○立○春○日○春○餅○生○菜○號○春○盤○餅○者○屏○也○生○
菜○者○新○也○取○屏○舊○迎○新○之○意○兩○京○東○西○京○也○公○居○杜○
陵○而○家○在○洛○陽○故○兩○京○春○盤○皆○所○嘗○食○
鮑○宣○傳○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蘇○林○
曰○高○門○長○安○城○北○門○也○一○曰○厨○門○其○內○有○長○安○厨○官○
在○焉○故○曰○厨○門○白○玉○盤○名○行○謂○出○高○門○也○詩○織○織○女○
手○生○菜○之○細○如○青○絲○非○織○手○不○能○切○也○傳○猶○從○也○京○
師○風○俗○相○饋○送○不○獨○內○頒○故○公○忽○憶○兩○京○而○深○嘆○寒○

江無對眼之春盤也。

此身未知歸定處。云兩京之間。未知適從也。題詩即
題立春之詩。失學從兒懶。長貧任婦愁。遠客之悲。屢
形詩詠。今日呼兒覓紙。猶喜兒之知詩。所云驥子好
男兒。誦得老夫詩。覓句知新律。攤書解滿床。故呼之
也。既曰遠客。又曰此身未知歸定處。公真無家矣。至
呼兒覓紙。聊一自慰。有兒可呼。客懷稍知歸定。與小
子何時見。倘歸免相失。諸詩情況自是不同。
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

路亦為補遺。在西省。故稱曹長。應是大曆元年春
雲安作

江浦雷聲喧昨夜。春城雨色動微寒。黃鶯並坐交愁濕。
白鷺群飛太劇乾。晚節漸于詩律細。誰家數去酒杯寬。
惟君最愛清狂客。百遍相過意未闌。

前四句言雨後微寒。悶坐而不知所出。下四句所以
遣悶也。
江浦魚復浦也。在雲安縣。夜經雷雨。且又微寒。兩者
交阻。所以悶不能出。

鶯○畏○雨○而○鶯○不○畏○雨○林○棲○水○宿○之○殊○性○也○寫○鶯○曰○坐○
 愁○為○束○身○困○守○之○狀○寫○鶯○曰○劇○軋○為○矜○誇○凌○物○之○狀○
 黃○仲○霖○曰○黃○鶯○好○雙○飛○而○曰○並○坐○若○愁○濕○然○白○鶯○好○
 獨○立○而○曰○群○飛○若○劇○軋○然○愚○按○劇○猶○戲○也○鶯○羽○受○雨○
 則○濕○群○飛○所○以○戲○劇○使○軋○正○是○喜○雨○之○意○
 按○下○四○句○與○上○四○句○不○接○竟○似○兩○截○體○然○公○平○日○銷○
 愁○遣○悶○惟○詩○酒○二○者○而○已○公○于○詩○則○曰○愁○極○本○憑○詩○
 遣○興○于○酒○則○曰○下○峽○銷○愁○定○幾○巡○見○之○諸○詩○不○一○而○
 足○是○非○詩○非○酒○不○足○以○遣○悶○也○上○四○句○聞○雷○雨○則○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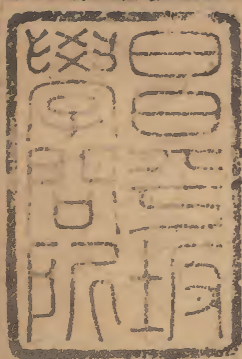
動○微○寒○則○悶○見○鶯○之○坐○愁○則○與○同○悶○見○鶯○之○劇○飛○則○
 又○不○勝○悶○如○盤○渦○鶯○浴○底○心○性○獨○鶴○不○知○何○事○舞○是○
 也○庶○幾○詩○以○遣○之○酒○以○遣○之○通○首○未○嘗○不○合○
 晚○于○詩○律○細○是○從○百○鍊○千○磨○中○漸○造○細○微○所○云○詩○必○
 窮○而○後○工○也○公○喜○時○詩○少○悶○時○詩○多○則○詩○律○之○細○全○
 從○悶○中○得○來○然○當○細○心○揣摩○時○實○又○可○以○遣○悶○懷○蓋○
 詩○中○境○地○愈○造○愈○深○有○意○窮○詩○無○心○尋○悶○也○此○際○非○
 公○不○能○知○
 李○望○石○曰○既○云○老○去○詩○篇○渾○漫○興○又○云○晚○節○漸○于○詩○

律細須知。慘淡經營。與得意疾書。不是兩事。所謂意。愜關飛動。篇終接混茫也。總從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得之。

酒杯寬寬字妙。凡當悶懷。必須求友。然遇鄰客拘曲。之。人不覺益增其悶。惟逢知己之友。彼此衷懷傾倒。杯酒相對。取無禁。而用不竭。自然悶懷頓開。公所以必擇友而後數去也。

清狂二字。公自待甚高。清則非濁。人可延。濁且俗。一過且不可。何況百過。到得百過。不。

厭兩相映徹。肝腑如見。不特清而且流連若狂矣。公無時不悶。悶則欲過。故雖百過。亦可路曹長最喜。公之過。能解公之悶。故雖公百過。而路意仍未闌也。



不言言解

卷之三

三

研



